

唐書

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劉世謙

盛彥師 劉蘭

盧祖尚 李君羨等附

劉

响

集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陰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濟道必遠，山障為阻，計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賈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眾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磧，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

二十六

唐書

卷十九

邏，自合踰漢吳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相海，頻與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渴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口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龍翼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



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各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貪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

能有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止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瑩燭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德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為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寬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屋許大嗔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塔賀蘭楚石時為東宮

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瓘被用障拋石城上守睥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十餘口仍遣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其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斬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矢授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

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勳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沾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

千牛承乾今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璽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為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母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恠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為乃耳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自察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宣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諉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位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使于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業農以農為業個儻有大節外敦厚而

二十六

卷之七

七

七

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為至誠署驃騎將軍諱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個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旅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候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摠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鄴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幽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鄴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李氏素有淫行驕妬特其亮

寵暉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箒于為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母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入為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及侯石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涉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眾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偃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為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眾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乃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為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畫日之術尤與亮

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錄亮大悅二十一年有陝人常德立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言異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煬皇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為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實建德率眾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

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左建成被誅萬徹率官兵戰於玄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鳥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為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逐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諷利可行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又靖將擊吐谷渾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

唐傳十九

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

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為右衛將軍出為蒲州刺史會薛延陀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積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為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為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青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

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八鴨綠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為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為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為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齊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漢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為主及謀洩去遠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儼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吊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左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名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美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為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餓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說之便領眾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

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
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
曰密聲言往洛實走靈武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
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
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踰山
南渡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
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
寶軍于伊闕絕其山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
王世充以其將陳寶理為宋州刺史與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
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
即反彥師為安撫大使因戰遂沒於賊圓即禮厚之令彥師作書
報其弟令舉城降己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為臣不
忠誓之以死汝宜善待老母勿以吾為念圓即初色動而彥師曰
若圓即乃笑曰威將臣亦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
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

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

力過人又御眾嚴整所

作亂州人請祖尚為刺史

涕歔欷悲不自勝眾皆

授祖尚光州總管及世充

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

為前軍總管攻其宣歙

之賊平以功授將州刺史

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蓋

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

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

勿以道遠為辭也祖尚拜

無妄人也父補隋虎賁郎將累蒙高家富

宗亦召其家亦上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

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字文化及

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眾泣

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

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璽書勞

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

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

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自

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

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

郡督且日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為我鎮之

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

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

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

杜如晦諭曰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任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曰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曰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以清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入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屯兵高城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

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懷恩之營聞難譙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農郡公賜莊一區然百萬累轉并州總管姪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在藩可汗令元壽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太子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壽還述世讓忠美之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孽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略其城下其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

其家自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高祖入長安世讓扶風世讓自請安輯率兵以拒薛舉戰敗給說城中曰大軍五

節音不之害太宗時高祖嘉之賜其家帛道行軍總管與永安與唐儉俱爲賊所獲

唐傳十一 九 王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
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
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
為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
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為夏
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
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
功遷豐州刺史徵為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為夏
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為長史愔其府事時突厥擣離有都射
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
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眾逆擊敗之太
宗以為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
以謀反覆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
而召行恭諱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

而為忠孝則劉蘭之心為太子諸王所食豈且至卿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洛州武安人也初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為人乃
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為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
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
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
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
為左武衛將軍在立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
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
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
羨與妖人負道信潛相謀結將為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
其家屬詣闕稱寃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塵醜率無檢弄前
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言恃弓長之邪
識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

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
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為身累侯張允險望窺
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菹醢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運使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劉

昉

等修

王珪

戴胄兄子至德

岑文本

文本兄子長情情子羨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為烏九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頌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見耳。開皇末。為奉禮郎。及頌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為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雋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

二十六

唐書卷二十

一

王珪

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異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一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勸善。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曾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為侍中。太宗嘗間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相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相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

真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為太宗所譴珪
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
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恠之臣恐天
下恠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
為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
下矜愍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為私
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
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
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
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
言也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
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
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
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

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取君不及於堯舜臣
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
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為郡公十
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年與諸
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為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
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為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為禮節挺
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
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
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
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君云為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
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
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
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母為
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勣直尚南平公主禮

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實媿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勅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劼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爲隣家所發玄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親友皆使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訐讐竟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贓罪黜爲龍川尉憤恚而死其爲時之所快

二十六 唐傳二十

三

周傳

戴胄字方履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爲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曷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剋武牢而得之引爲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

司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
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
胄駭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
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
憲司所使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
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
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
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
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
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
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
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今我
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忿之所
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分而計殺之既知不可即真之於法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奚益焉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
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止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冤
濫隨方拍搥言如泉涌其在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
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
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議今喪
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
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
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
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
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
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資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
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
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繫之於卿當稱
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

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今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
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
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
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辨法吏甚為時論
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為郡公五年太
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富百王之弊屬蜀暴隋之後拯
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
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
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何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
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
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南戶一軍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
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糗糧考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
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淫度河南河北厥田墜下時豐歲稔
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足上府庫縮布所出歲過百萬丁既

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
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相憂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
戴胃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且勸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
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
尚書右僕射追封趙國公諡曰忠烈虞世南為撰碑文又以胄宅
宇弊陋祭享無所今有司特為造廟房立齋魏徵並美胄才用
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胄無子以
兄子至德為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
戶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為尚書預知國政時
以為榮咸亨中高宗為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
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嶺立曰資啓沃罄丹誠又賜
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白圭猷其辭皆有興比俄遷尚書右
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
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立日密為奏之終不顯己之斷決

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罪人主之權柄
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
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少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
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觀察吏部尚書父之象
隋末爲邯鄲令嘗被入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
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辨寃辭情既切
召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
莫不歎賞其父寃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
僭號於荊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
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
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
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
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

二十六 唐書二十一

六

余全

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
遇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籍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文本復
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
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
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十人隨口並寫須臾悉
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
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真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
人公勿憂也於是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
柔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年從
幸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
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
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
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復壽之恩著矣而瘡痍未
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

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
搗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
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
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
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若猶舟也
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
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
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
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頌禘養性省政遊之
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載蒙弓矢而無
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
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
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
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惠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

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三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素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
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
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
懷撝挹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
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
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官官太宗欲令文
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
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
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
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
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帛不
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
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

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
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綢繆凡有財物出入皆
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
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為
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
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歔嗚咽太宗愍
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誠約亦卒無愆過及將伐遼凡所籌
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
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
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
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誓所不忍聞命停之贈
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
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情少為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
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

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情懼
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為武氏以為周室儲貳則天許
之賞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
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情
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音不署名仍
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
行軍大惣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
又脅迫長情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
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情子義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
令宰相各舉堪為負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
從父長情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限微累遂拜天官負外
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為司門負外郎渭南
令裴愔為地官負外郎先是義為金壇令守悌及愔稱為清德義
以文吏著名俱為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為尚書郎悉有

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倦至杭州刺史義神龍初為中書舍人
時武三思用事侍中劾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為王者莫為疏者
眾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為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
轉秘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
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賦貲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
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
為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
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舟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
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
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臨見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
細馬一匹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弟翔為陝州刺
史休為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
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音不能有所抑遷尋遷侍中先天元
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唐傳二

本真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
學王孝逸文林郎繫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
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
辭學擅名當時號為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
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
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為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冤之輔元兄希
玄高宗時洛川司法叅軍章 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往解
范曄後漢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汜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
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
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物管府錄事叅
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
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
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

勲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曰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說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孝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愷能敦直道故輒較卿於朕以臣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諫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仕官一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
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
本交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
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
義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
以直道見委叅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
孰與夫慧苴之謗士大夫慎之

按曰五靈嘉瑞出繫汗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禮言皆匡
躬獻規納諫自觀之風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

右文林郎亮兩浙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